



逃犯条例 广场

读者来函

城市与地理媒介——对近日澳大利亚华人学生群体之间因港对峙和冲突的观察

从前麦克卢汉所言：媒介是人的延伸。今天看来，人是地理媒介的延伸。

Isabel Lu | 2019-09-11



2019年8月9日，为声援香港连串的示威活动，于布里斯班昆士兰大学的临时“列侬墙”上贴了一张纸条。摄：Patrick Hamilton/AFP via Getty Images

【编者按】有话想说吗？端传媒非收费频道“广场”的“读者来函”栏目欢迎各位读者投稿，写作形式、立场不拘，请来函community@theinitium.com，跟其他读者分享你最深度的思考。

两月多前开始的反送中，早已波及到澳大利亚本土。从七月底的昆士兰大学爆发中港学生肢体冲突，到阿德莱德和墨尔本的莫纳什大学，八月中旬蔓延到城市中心和城市广场，在近期维州州立图书馆前近千名学生双方的推搡指骂中到达顶点。

8月18日打开微信上各大澳大利亚华人公众号和澳大利亚各微信大群，无一例外的将各个海外城市的集会扣上了港独的帽子，即使海报上只写着“Stand with Hong Kong”。并配发了各地华人社区护旗手反游行的图片视频，一些视频里大家持红旗喊口号，“只有暴徒，没有暴政”。

作为媒体理论的学习者和研究者，这一系列的事情中有几个元素使我很感兴趣：城市，国际学生，媒体使用。我想问一个很多人都想问的问题：为什么很多人出了国境线，沉浸在国际媒体环境中而拒绝多样化信源；惧怕独立思考，却又在思考之前行动，用身体战队？

近日还发生了所谓的饭圈式爱国。针对帝吧出征，中国人民大学刘海龙教授在2017年撰文认为，参与者成功将新媒体驯化为构建民族身份的中间，同时他们的行为也被新媒体改变，催生了“粉丝民族主义”(fandom nationalism)。

然而这个说法无法解释海外华人学生群体中的对峙。赛博空间媒介超越了自然媒介的时空局限，但无法解释肉身的碰撞。

这个问题在我看来，需要有物质性的讨论参与其中。从前麦克卢汉所言：媒介是人的延伸。今天看来，人是地理媒介的延伸。在《地理媒介》一书中，墨尔本大学的麦考尔教授指出，媒介不只再现(represent)现实而是呈现(present)现实。如今可被观察到的碰撞在海外华人社群中一步步升级，从原事之战，到话语之战，再升级为城市之战。其中是符号的对峙，亦是实体的对峙。

城市是集中体现行为的地方。城市不只需要被书写，也需要反复回溯与诉说。城市也是符号的生产、消费和融合之地，是意识形态的具身化场所。城市本身也是媒介，也有传播功

能。而现在这个城市的规则在慢慢被改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空间的关系都被抗争改写了。城市本身受其特有的法律、政治、经济力量所影响。城市空间的生产受资本制约，而这个资本很大程度上也是留学生贡献的。留学是澳大利亚的第三产业。排在煤炭与旅游业之后。据[澳大利亚统计局](#)数字，留学生在17-18财年贡献了324亿澳元。

国际留学生已成为舆论角力场。

我们这些远距离的人消费了暴力的符号，忙不迭的依照个人喜好给这个符号召唤对应的躯体。参与者在城市中流动。符号却似乎没有跨越空间和躯体流动。之前一次端的会员通讯里所言，对于内地媒体使用者而言，防火墙，审查与舆论控制共同构成一片玻璃幕墙。有趣的是没有墙的时候，交流依然不畅。

在我看来，所谓的墙不只是一层，至少三层。另外两层还包括内部抵制和外媒压力。我们总说，民主被去中心化了，可同时，墙和集权思想也被去中心式的内化了。很多学生身在墨尔本，日常所消费的依然是大陆媒体，接触的是同温层。面对外媒，他们又不知如何消化。

大陆成为一个文化内容自给自足的所在，不再需要对外交换。民族文化与民族国家被混淆起来，成为爱豆。民族、国家、政府、政党、公众、暴力、革命… 这些概念从本体论上被故意混淆，纠缠在一起，就如同在百度搜索引擎上，将新疆再教育营的概念偷换为新疆成人再教育一样容易。在2019年8月19日[人民日报](#)微信版文章中，对于“乱港分子”（值个名词的提出似乎有松口之意，不再乱扣港独帽子）提出的问题“大陆人为什么爱国爱党”作了解答。解答如下：“爱国还需要理由？因为有国才有家；因为祖国是我的骄傲，因为这是很多人用命守护的地方，因为盛世不易，以为我们知史、懂史、尊史。”文末提出，“按这些乱港分子的提问逻辑，越受教育，英语越流利，就越不爱国？”。

官媒喜断章取义，以掩天下悠悠之口。因为大陆媒介容易控制由于网络化造成的图形与背景分离，媒介不再是信息。而个体也是如此。近期事例比如8月15日在墨尔本大学举行的[完美风暴：香港的政治危机](#)讲座。

例子就是被疯传的伯恩斯教授集聚批判性与反讽的演讲，被很多学生（包括墨尔本大学中国学生会的微博，也包括我从前的学生）掐头去尾的节选成一句话“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而po到脸书微博和微信上。他们自动忽略了剩余98%对港府的批判。也自动忽略了记者林慕莲讲述的这十周来香港的种种，也无视了前面王教授所讲的香港自1997年以来面临的严峻经济形势。形势一片大好。上行下效已经无法简单的解释这种通感现象。只有纳粹时期的一体化提供了可反思的范式。

“中国远征军们”有着集体行动指南，有几个明显的源于流行文化的视觉符号象征 icon，比如王耀，比如那兔，比如五星红旗。在网路上他们是阿中的粉丝。他们的速度是网路传输的速度，是光速。去中心化的公众参与相形见绌。不论线上或者线下的理性讨论需要的是思辨和时间。也许被网络时间驱动的行为真的太快，来不及批判性思维，来不及民主。从前赛博空间和数位媒体最引以为傲的是消灭空间和实体，其实只是重置了时空，重新分布了权力。

我在墨尔本四年，现执教一年，平日讲媒体理论，讲公共领域，讲沉默螺旋，讲公众参与。很长时间并不置身事内。有大陆的党员朋友从微信发来信息，“墨尔本港独势力甚为嚣张，望你安好。”我也只是沉默。不知从何说起。难道对她说，“不要被洗脑”。

当两方争论，彼此都要对方“不要被洗脑”时，就变成经典的“he said, she said”，似乎在做无用功。就像原教旨主义者和达尔文主义者的争论，没有任何共同立场与叙事。他们只能争论具体应如何行动。而语言又不足以表达所有这些。

而且说什么都会被曲解，会被断章取义。我曾经以为只有缄默是最纯粹的在场和反叛。

我所在的硕士项目中八九成是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四年前我也是其中之一，也因观点与当时接触的众人不同而被冷遇，也彷徨，恐惧过，也痛哭过。后来只能开导自己，如果一切感觉都会过去，痛苦也是过眼云烟，提前预支一下两年后的从容平静也好。经历过这些，现在亦并无其他办法，只有将自己角色转化，变成保护者与教育者，变成汉娜鄂兰所讲的，行动者。也只能带着学生不停追问一条基准线：国家的权力需不需要制衡？需要被谁制衡？暴力是否能够消解行动的存在意义？到底何为暴力？何为暴政？何为暴徒？

我意识到自己在背负的是由中国官方教育欠缺所造成的学生的原罪。

但前路并非一片黯淡。在刚刚过去的一周，在硕一的学生（其中绝大部分刚来到墨尔本不到一个月）关于公共领域的讨论课上，我设计了两道题目。第一题是大家分享自己政治参与的经历。很多学生都说，并不参与，怕说错话被警察请喝茶。有一些说曾经在微博发表过言论却被炸号，或发的图片在微信被悄无声息的屏蔽了。还有一些说转发过，或者点赞过人民日报关于香港问题的文章和帖子。

第二题是情景讨论。我将1980年光州民主运动的事件重现到当代社会，并请学生分组，以澳大利亚为基地，设计自己的新闻start-up。要学生考虑他们是否报导学生运动，从何角度，如何处理与政府的关系，如何应对媒体封锁，是否有必要培养公众媒体参与，以支持哈贝马斯理想化范式的公共领域。有趣的是，每一组学生都从学运的角度出发，站在政府对面，支持公民抗命。更加有趣的是，对于这种做法，绝大多数学生给出的原因是“因为这样可以最大化受众，从而最大化利益”。

希望这样的活动和对话会让他们在漫长的留学生活中能有所思。

作者系墨尔本大学传媒博士候选人，城市传播和公众参与研究者

读者来函

逃犯条例



热门头条

1. 抢滩越南，大陆商人被台商抛在身后
2. 早报：路透社公布林郑闭门会议录音，林郑称自己无法辞职，中央不会出军
3. 刘锐绍：林郑的“撤回”与辞职传闻都只是缓兵之计
4. 831晚太子站内发生了什么？还原警察无差别追打乘客事件
5. 早报：习近平要求领导干部主动投身到各种斗争中，敢于斗争、长期斗争
6. 萧仁豪：反修例运动中，卧底策略的三大得失
7. 老年人公园相亲角：性、户口、房子与无处安放的爱情
8. 9.8美领馆请愿：集会提早结束，示威者破坏多个港铁站，4站关闭，多区警民对峙延至午...
9. “人民币台币港币都想赚”，当台湾奶茶遇到政治表态
10. 猪哪儿去了？非洲猪瘟一年后

编辑推荐

1. 香港人是中华民国的什么人？港人赴台寻求“政治庇护”的两种模式
2. 叶静伦：香港街头的“阵地社工”，如何突破“社工只是做爱心”的刻板想像？
3. 第76届威尼斯影展探讨：“小丑”夺狮，影展的功能被消解了吗？
4. 伤感的点唱机 – 再看Robert Frank镜头下的另类美国图腾
5. 古巴粤伶百年浮生录
6. 美呔烤鸡串：矿业小镇上，串不尽的过往岁月
7. 专访刘细良：中港是命运共同体，是我们那一代最错误的信念
8. 丘伟荣：宗教遭遇民主化，希盟时代马来西亚伊斯兰政治的博弈

9. 香港困局——北京的一场宪制危机

10. 外援介入才可自救？他们为何争取《香港人权民主法》

延伸阅读

在加拿大开跑车“炸街”的大陆留学生，为什么反对撑港游行？

“新一代留学生的极端民族主义没有在逐渐成长并可轻易获得信息与言论自由后消失，他们变得更坚定自信并有侵略性。”

八月大事回顾：枪、眼、火、泪，警民冲突白热化的八月风暴

许多问题或许并非当下能完全解答，揉杂著不安、愤怒、勇气和反思，难以言喻的情绪在这个炎夏无处安放。

陈婉容：从华勒斯坦说起，威权中国是不是香港的唯一问题？

如果靠拢中国不行，要美国来光复香港也未必是好事，那么香港应何去何从？